

清
馨
民
国
风

时人评述

梁启超
胡适等著
孙立明编



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
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时人评述/梁启超,胡适等著;孙立明编. —北京: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,2016. 1

(清馨民国风)

ISBN 978 - 7 - 5638 - 2439 - 7

I. ①时… II. ①梁… ②胡… ③孙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41294 号

时人评述

梁启超 胡适 等著 孙立明 编

Shiren Pingshu

出版发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红庙(邮编 100026)

电 话 (010)65976483 65065761 65071505(传真)

网 址 <http://www.sjmcb.com>

E-mail publish@cueb.edu.cn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照 排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服务部

印 刷 北京市泰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 233 千字

印 张 9.125

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638 - 2439 - 7/I · 43

定 价 28.00 元

图书印装若有质量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1	南海康先生传/ 梁启超
4	林琴南先生/ 苏雪林
10	王国维传略/ 唐敬杲
13	忆蔡子民先生/ 李金发
17	半农纪念/ 周作人
22	我所认识的高梦旦先生/ 王云五
35	追忆曾孟朴先生/ 胡适
39	记辜鸿铭/ 胡适
45	老将军吴佩孚/ 梁得所
49	吊刘叔和/ 徐志摩
54	杂忆佩弦先生/ 李长之
63	一个艰苦的学人——王光祈/ 陆曼炎
73	怀废名/ 周作人
80	谢六逸/ 赵景深
86	落华生许地山/ 陆丹林
93	悼许地山先生/ 郑振铎
100	敬悼许地山先生/ 老舍

- 108 关于周作人先生/ 徐懋庸
113 更谈周作人/ 黄裳
119 陶元庆先生/ 钟敬文
126 陶元庆及其绘画/ 许钦文
136 全能画家张大千/ 陆丹林
144 高奇峰先生示疾记/ 叶恭绰
148 林风眠先生/ 孙福熙
154 画师洪野/ 施蛰存
159 访梅兰芳/ 丰子恺
165 再访梅兰芳/ 丰子恺
171 记马彦祥/ 周楞伽
187 诗言志的叶恭绰/ 陆丹林
194 记阿英/ 周楞伽
207 忆若英/ 文载道
222 忆家槐/ 文载道
233 忆望道先生/ 文载道
244 记茅盾/ 黄果夫
251 怀茅盾/ 孔另境
257 苏雪林和她的创作/ 赵景深
264 我看苏青/ 张爱玲

梁启超（1873—1929），字卓如，号任公、饮冰室主人。广东新会人。20世纪初中国新旧交替时代著名政治活动家、启蒙思想家、教育家、史学家和文学家，戊戌变法领袖之一，民国初年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。梁启超学术研究涉猎广泛，在哲学、文学、史学、经学、法学、伦理学、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，以史学研究成就最大，被公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百科全书式的人物；其著作后被合编为《饮冰室合集》。

南海康先生传^{*}

梁启超

康南海果如何之人物乎？吾以为谓之政治家，不如谓之教育家；谓之实行者，不如谓之理想者。一言蔽之，则先生者，先时之人物也。如鸡之鸣，先于群动；如长庚之出，先于群星，故人多不闻之不见之。且其性质亦有实不宜于现时者乎，以故动辄得咎，举国皆敌。无他，出世太早而已。

大刀阔斧，开辟事业，此先生所最长也。其所为之事，至今未有一成者，然常开人之所不敢开，每做一事，能为后人生出许多事。无论为原动力，为反动力，要使之由静而之动者，先生也。先生者，实最冒险最好动之人也。尝有甲乙二人论戊

^{*} 本文选自梁启超《南海康先生传》之第九章。康南海即康有为（1858—1927），近代中国著名政治家、思想家、教育家。——编者注。

戊维新事。“乙曰：康有为亦寻常人耳，其所建白，吾皆能知之，能行之。甲曰：然则君何为不为？乙曰：难也。甲曰：知其难而为之，此康有为所以为康有为也。”可谓知言。

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。其所执主义，无论何人，不能摇动之。于学术亦然，于治事亦然，不肯迁就主义以徇事物，而每熔取事物以佐其主义，常有六经皆我注脚、群山皆其仆从之概。故短先生者，谓其武断，谓其执拗，谓其专制，或非无因耶。然人有短长，而短即在于长之中，长即在于短之内。先生所以不畏疑难，刚健果决，以旋撼世界者，皆此自信力为之也。盖受用于佛学者深矣。

先生任事，不择小大。常言事无大小，唯在比较。与大千世界诸星诸天比，何者非小？与血轮、微虫、兔尘、芥子比，何者非大？谓有小大者，妄生分别耳。故但遇一事，有触动其不忍人之心者，即注全力以为之。虽费劳甚多，而结果甚少，不惜也。其半生常为阻力所围绕，盖自好为之也。

先生脑筋最敏。读一书，过目成诵；论一事，片言而决。凡事物之达于其前者，立剖析之，厘然秩然。虽或不悉当者，然皆为自达其目的之助也。

先生之达观，真不可及也。素位而行，顺受其正，是其生平所最服膺之语。又以为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救此众生，故遇患难，遇穷困，皆谓为我所应有，必如是乃尽吾责任也。虽日日忧国忧天下，然于身世之间，常泰然也。

先生为进步主义之人，夫人而知之。虽然，彼又富于保守

性质之人也，爱质最重，恋旧最切，故于古金石好之，古书籍好之，古器物好之，笃于故旧，厚于乡情。其于中国思想界也，谆谆以保存国粹为言。盖先生之学，以历史为根柢。其外貌似急进派，其精神实渐进派也。吾知自今以往，新学小生，必愈益笑先生为守旧矣。虽然，苟如是，是中国之福也。

要之，世人无论如何诋先生，罪先生，敌先生，而先生固众目之的也，现今之原动力也，将来之导师也。无论其他日所成就或更大与否，即以今论，则于中国政治史，世界哲学史，必能占一极重要之位置，吾敢断言也。虽然，此非先生之所期也。先生唯乘愿而来，随遇而行，率其不忍人之心，做一事算一事，尽一分算一分而已。顾吾中国不患无将来百千万亿之大政治家、大外交家、大哲学家、大教育家，而不可无前此一自信家、冒险家、理想家之康南海。吾安得不注万斛之热血，为中国为众生表感谢也！海天万里，先生自爱。

英国名相克林威尔，尝呵某画工曰：“Paint me as I am.”盖恶画师之谀己，而告以勿失吾真相也。世传为美谈。吾为康南海传，无他长，唯自信不致为克林威尔所呵。凡起草四十八点钟，传成。

孔子二千四百五十二年十一月九日，梁启超记于日本横滨山椒之饮冰室。

苏雪林（1897—1999），笔名绿漪。享誉国内外的文学大师、学者。1919年毕业于安庆省立初级女子师范，后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。“五四运动”时期以散文《绿天》与小说《棘心》轰动一时。1921年赴法留学，1925年回国。历任东吴大学、沪江大学、安徽大学、武汉大学以及台湾师范大学、成功大学教授。其一生出版著作40部，作品涵盖小说、散文、戏剧、文艺批评，在中国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成绩卓著。

林琴南先生

苏雪林

当林琴南先生在世时，我从不曾当面领过他的教，不曾写过一封问候他起居的信，他的道貌虽曾瞻仰过一次，也只好像古人所说的“半面之识”。所以假如有人要我替他撰什么传记之类，不问而知是缺少这项资格的。

不过，在文字上我和琴南先生的关系却很深。读他的作品我知道了他的家世、行事；明了了他的性情、思想、癖好，甚至他整个的人格。读他的作品，我因之而了解文义，而能提笔写文章。他是我十五年前最佩服的一个文士，又是我最初的国文导师。

这话说来长了。只为出世早了几年，没有现在一般女孩子自由求学的福气和机会。在私塾混了二年，认识了一二千字，家长们便不许我再上进了。只好把《西游》《封神》一类东西，

当课本自己研读。民国初年大哥从上海带回几本那时正在风行的林译小说，像什么《茶花女遗事》《迦茵小传》《橡湖仙影》《红礁》《画桨录》等等，使我于中国旧小说之外，又发现了一个新天地。后来父亲又买了一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完全的林译，计有一百五六十种之多，于是我更像贫儿暴富，废寝忘餐日夜披阅。渐渐地我明白了之乎也者的用法，渐渐地能够用文言写一写景或记事小文。并且模拟林译笔调居然很像。由读他的译本又发生读他创作的热望。当时出版的什么《畏庐文集》《续集》《三集》，还有笔记小说如《技击余闻》《畏庐琐记》《京华碧血录》，甚至他的山水画集之类，无一不勤加搜求。可惜十余年来东西奔走，散佚得一本都不存了，不然我可以成立一个“林琴南文库”呢。

民国八年升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。林先生的寓所就在学校附近的绒线胡同。一天，我正打从他门口过，看见一位须发苍然的老者送客出来，面貌宛似《畏庐文集》所载“畏庐六十小影”。我知道这就是我私淑多年的国文老师了。当他转身入内时，很想跟进去与他谈谈，兼致我一片渴慕和感谢之意。但彼时究竟年轻胆小，又恐以无人介绍的缘故不能得他的款接，所以只好快快地走开了。后来虽常从林寓门口往来，却再无碰见他的机会。在“五四”前，我完全是一个林琴南的崇拜和模仿者，到北京后才知道他所译小说十九出于西洋第二流作家之手。而且他又不懂原文，工作靠朋友帮忙，所以译错的地方很不少。不过我终觉得琴南先生对于中国文学里的“阴柔”之美，似乎

曾下过一番研究功夫，古文的造诣也有独到处。其译笔或哀感顽艳，沁人心脾，或质朴古健，逼似《史》《汉》，与原文虽略有出入，却很能传出原文的精神。这好像中国的山水画说是取法自然，其实能够超越自然。我们批评时也不可拘拘以迹象求，而以其神韵的流动和气韵的清高为贵。现在许多逐字逐句的翻译，似西非西似中非中，读之满口槎桠者似乎还比它不上。要是肯离开翻译这一点来批评，那更能显出它的价值了。他翻译西洋文艺作品时，有时文法上很不注意，致被人摭拾为攻击之资；他又好拿自己的主观，乱作评注，都有失翻译家严正的态度。不过这些原属小节，我们也不必过于求全责备。“五四”前的十几年，他译品的势力极其伟大，当时人下笔为文几乎都要受他几分影响。青年作家之极力揣摩他的口吻，更不必说。近代史料有关系的文献如革命先烈林觉民《遗妻书》、岑春萱《遗蜀父老书》，笔调都逼肖林译。苏曼殊小说取林译笔调而变化之，遂能卓然自立一派。《礼拜六》一派滥恶文字也渊源于它，其流毒至今未已。有人引为林氏之过，我则以为不必。“学我者病，来者方多”，谁叫丑女人强效捧心的西子呢？

在他的创作里，我知道他姓林名纾，字琴南，号畏庐，福建籍。天性挚厚，事太夫人极孝，笃于家人骨肉的情谊。读他《先母行述》《女雪墓志》一类文字，常使我幼稚心灵受着极大的感动。他忠君，清朝亡后，居然做了遗老。前后谒德宗崇陵十余次。至陵前，必伏地哭失声，引得守陵的侍卫们眙愕相顾。他在学校授课时总勉励学生做一个爱国志士，说到恳切之际，

每每声泪俱下。他以卫道者自居，“五四运动”起时，他干了许多堂吉诃德先生的可笑的举动，因之失去了青年的信仰。他多才多艺，文字以外书画也著名。他死时寿约七十余岁。

琴南先生在前清不过中过一名举人，并没有做过什么大官，受过皇家什么深恩厚泽，居然这样忠于清室。我起初也很引为奇怪，阅世渐深，人情物理参详亦渐透，对于他这类行为的动机才有几分了解。第一，一个人生在世上不能没有一个信仰。这信仰就是他的思想的重心，就是他一生立身行事标准。旧时代读书人以忠孝为一生大节。帝制推翻后，一般读书人信仰起了动摇，换言之便是失去了安身立命之地，他们的精神哪能不感到空虚和苦闷？如果有了新的信仰可以代替，他们也未尝不可以在新时代再做一次人。民国初建立时，一时气象很是发皇，似乎中国可以从此雄飞世界。琴南先生当时也曾对她表示过热烈的爱和希望。我恍惚记得他在某篇文字的序里曾说过“天福我民国”的话。但是这新时代后来怎样？袁世凯想帝制自为了，内战一年一年不断了。什么寡廉鲜耻，狗苟蝇营，覆雨翻云，朝秦暮楚的丑态，都淋漓尽致地表演出来了。他们不知道这是新旧递嬗之际不可避免的现象，只觉得新时代太丑恶，他们不能接受，不如还是钻进旧信仰的破庐里安度余生为妙。在新旧过渡时代有最会投机取巧的人，也有最顽固守旧的人，个中消息难道不可以猜测一二？第二，我们读史常见当风俗最混乱、道德最衰敝的时候，反往往有独立特行之士出于其间。譬如举世皆欲帝秦，而有宁蹈东海的鲁仲连；旷达成风的东晋，而有

槁饿牖下不仕刘宋的陶渊明；满朝愿为异族臣妾的南宋，而有孤军奋斗的文天祥；只知内阋其墙不知外御其侮的明末，而有力战淮扬的史可法：都可为例。我觉得他们这种行事如其用“疾风知劲草，岁寒见松柏”的话来解释，不如说这是一种反动，一种有激而为的心理表现。他们眼见同辈卑污齷齪的情形，心里必痛愤之极，由痛愤而转一念：你们以为好人是这样难做吗？我就做一个给你们看！你们以为人格果然可由利禄兑换吗？正义果然可由强权压倒吗？真理果然可由黑暗永远蒙蔽吗？绝不！绝不！为了要证明这句话，他们不惜艰苦卓绝去争斗，不惜流血，不惜一身死亡，九族覆灭！历史上还有许多讲德行讲到不近人情地步的故事，好像凿坏洗耳式的逃名，纳肝割股式的愚忠愚孝，饮水投钱临去留犊式的清廉，犯斋弹妻、纵恣劾师式的公正，如其不是出于沽名的卑劣动机，就是矫枉过正的结果。

还有一个原因比上述两点还重要的，就是林琴南先生想维持中国旧文化的苦心了。中国文化之高，固不能称为世界第一，经过了四五千年长久时间，也自有它的精深宏大、沉博绝丽之处，可以教人惊喜赞叹，眩惑迷恋。所谓三纲五常的礼教，所谓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信条，所谓先王圣人的微言大义，所谓诸子百家思想的精髓，所谓典章文物的灿备，所谓文学艺术的典丽高华，无论如何抹不煞它们的价值。况且法国吕滂说过，我们一切行事都要由死鬼来做主。因为死鬼的数目，超过活人万万倍，支配我们意识的力量也超过活人万万倍。文化不

过一个空洞的名词，它的体系却由过去无数圣贤明哲、英雄名士的心思劳力一点一滴抔造成功。这些可爱的灵魂，都在古书里生活着。翻开书卷，他们的声音笑貌，思想情感，也都栩栩如生，历历宛在。我们同他们周旋已久，就发生亲切的友谊，性情举止一切都与他们同化。对于他们遗留的创造物，即有缺点也不大看得出来，并且还要当作家传至宝，誓死卫护。我们不大读古书的人，不大受死鬼的影响，所以对于旧文化还没有什么眷恋不舍之意；至于像琴南先生这类终日在故纸堆里讨生活的人，自然不能和我们相提并论了。他把尊君思想当作旧文化的象征，不顾举世的讥嘲讪笑，抱着这五千年僵尸同入墟墓。那情绪的凄凉悲壮，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同情的。辜鸿铭说他之忠于清室，乃忠于中国之政教，即系忠于中国的文明——见林语堂先生的《辜鸿铭》——王国维先生之跳昆明湖也是一样，如其说他殉清，不如说他殉中国旧文化。

总之，林琴南先生可谓过去人物了。我个人对他尊敬钦慕之心并不因此而改。他是一个典型的中国读书人，一个有品有行的文士，一个木强固执的老头子，但又是一个有血性、有气骨、有操守的老头子！

唐敬杲（1898—1982），字旦初。天资聪颖，4岁识字。1915年考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译员。1932年“一·二八”事变后，因商务印书馆印刷厂毁于日军炮火后，进《申报》馆担任《申报月刊》《申报年鉴》编辑，主编《现代外国名人辞典》《综合日汉大辞典》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发起组织文人补助会。1942年后执教于辅仁中学、斯盛中学、光华大学。1945年应上海“增修大藏经会”之聘校注佛经。1947年任南京国史馆协修，次年返上海。唐敬杲毕生从事辞书编写和日文翻译，参与编著作品有《新文化辞书》《学生国学丛书》等。

王国维传略

唐敬杲

王国维为晚近之硕学者。字静安，又字伯隅；号观堂，又号永观。清光绪三年生于浙江之海宁。父乃誉，诸生，善画，尝参溧阳幕。值洪、杨乱，乃弃幕就贾。

国维生而通敏。稍长，治举业为秀才，肄业于杭州崇文书院，以能文名。值甲午之役，国人争言变法，国维亦欲自奋于新学，顾家贫，不能以资供游学，居恒快快不乐。

二十二岁时，始来上海，为《时务报》司书记校讎。时上虞罗振玉设东文学社于上海之梅福里，以余晷往就学焉。嗣《时务报》馆封闭，罗氏乃使治社中庶务，而免其各费，于是始得专力于学。庚子之乱，学社解散，罗氏助以资，留学于日本，留四五月而脚气病作，遂以是夏归国。其时南洋公学设分校于

虹口之谦吉里，罗氏为校长，国维乃为校之执事，暇则习英文，兼为罗氏编译《农学报》《教育世界》杂志，并为社论者数年。

光绪二十九年，任教席于南通师范学堂，主讲哲学、论理、心理诸学。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。翌年秋，移教席于苏州师范学堂，主讲社会、论理、心理诸学，嗣更用力于康德之书。既而厌之，以为哲学上之说，大都可爱者不可信，可信者不可爱。同时又因填词之成功，乃渐移其嗜好于文学，著有《静安文集》《人间词》甲乙稿。

光绪三十四年，随罗氏入京，任学部总务司行走；历充图书馆编译，名词馆协修，京师大学堂农科教习。在京四年，仍专治词曲，著有《人间词话》《清真先生遗事》《曲录》《戏曲考源》《宋大曲考》《优语录》《古剧脚色考》《曲调源流表》诸作，并为世所推重；而《宋元戏曲史》亦属稿于是时。

辛亥之后，随罗氏携家东渡。以罗氏之劝，始尽弃前所治哲学、文学，而专意于经史。先治三礼，次及诸经，日读注疏尽数卷。又旁治古文字声韵之学，尽观罗氏大云书库藏书，古器物铭识拓本，古彝器及他古器物，与罗氏商订考核无暇日。居东凡五年，著有《齐鲁村泥集存》《宋代金文著录表》《国朝金文著录表》《简牍检署考》；又与罗氏合撰《流沙坠简考释》；后此，治西北地理、元代掌故，皆此书发其端也。

民国五年归国，复居上海，为犹太人哈同编辑“广仓学窘”《学术丛编》；嗣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，并纵观乌程蒋汝藻藏书，为之编《密韵楼书目》，著述自此益富。重要著作如《殷卜辞中

所见先公先王考》《殷周制度论》等，皆作于此时。民国十年，萃前所作论文，刊为《观堂集林》二十卷。

十二年夏，至北京，任职于清宫之南书房，与罗振玉检定清宫所藏彝器。嗣应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聘，为校外通信导师。又翌年秋，任清华学校研究院教授，讲演古史新证、尚书、仪礼、说文解字四门。暇则专治西北地理、元代掌故。刻蒙古史料校注四种，又袁辛酉以后所作为《观堂集林补编》。

民国十六年五月初三日，自沉于颐和园之昆明湖，年五十一。